



■长篇小说

把兄弟(节选)

话说申凤坤来到县城，先去找老杨。

老杨的大名叫杨守道，1957年不到18岁就参加到革命队伍里，跟着区长当通讯员。老杨虽然没经过枪林弹雨的洗礼，但也参加过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许多运动，因工作勤恳，60年代初任公社副主任。农业学大寨运动那阵子，杨守道带领工作组到大塘村去蹲点，扶持田家祥，把一个落后村变成先进单位。文革前调任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相当于副科级。蹲点期间，他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村人对他尊敬有加，称之为“老杨”。老杨一直盼着升个正科，但被“文革”耽误了，直到现在还是信访办的副主任。

县政府坐落在老城区的考棚街。这是一条不足千米的短小街道，据说从前街道两旁有一些专供学子们考秀才用的棚子。晚清废除科举，考棚多被拆掉，剩下的一些做了生意人的店铺，有些挂了裁剪服装、拆打毛衣、土产杂品的幌子，有的做了修车铺或餐馆。

县府东边的两间瓦房是传达室，西边是信访办公室。申凤坤拍打了脚上的尘土，用手指梳理了唇髭，看上去有点儿斯文。老杨此时提着两只热水瓶从大院里过来，一眼就认出凤坤，立刻招呼他进屋，两人坐下先是叙了阔别之情，又说到村里实行责任制后的情况。老杨问：大老远地来，有事？申凤坤说：无事不登三宝殿，瞒你说，我是来告状的。老杨听了这话，就问，什么事？申凤坤于是复述了田家祥强拆他家东屋的事，叫老杨给评评理，给个说法。

老杨道：眼下很多村子搞规划，这类事也不是一起两起。我这里暂时还不能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等把情况调查落实了，根据政策规定再看怎么个弄法。老伙计，你看这么着行不行？

申凤坤说：我是个顺民，无心阻挠村里的交通规划。我就是不服他那喝鸡撵狗的劲儿。旧社会的地主恶霸也不过如此！

老杨安慰道：事不能办糙了，慢慢来。

两位老友抽着烟喝着茶，彼此说起许多往事。申凤坤问起老杨的职务，老杨心气不平地说：不久前组织找我谈了，叫我去商业局当副局长。信访办副主任去当副局长，这算什么事啊！我追随革命许多年，纵然没有功劳总还有点儿苦劳吧？可是，鲜明的事情就是轮不到咱头上！

申凤坤听了，一时无语，只有陪着叹息。

申凤坤突然想起什么，问老杨：俺村有个人在商业局当秘书呢。老杨一听这话，脸色就有些不好看，说：不就是那个大队团支书嘛，姓吕，人家现在是局长了！申凤坤反问：黄嘴角呢，就当局长了？老杨说，唉，这么说吧，组织上不提拔我肯定是有原因的，我不能因此有情绪，工作还得好好干。可现在的人事套路也太邪乎了，提拔干部不讲工作，而是讲学历！吕锋他不就是上了几年大学嘛，昨天还是个小秘书，一夜之间成了商业局长，叫我们这些老同志怎么能服气啊！申凤坤也说，是呢。老杨叹道，凤坤啊，你找我诉苦，我还想找人评评理呢！

申凤坤说：那个姓吕的是田家祥的把兄弟，两人铁相好。

老杨自嘲地说：看，我又犯自由主义了。

话题一开，申凤坤说：咱刚才说的这两个人，其实是一路货色，都在一个女人的肚子上混过，有私生子为证，姓田的至今对那女人还有想法，只是人言可畏，没敢太嚣张。老杨说，那人我

知道。申凤坤说，从当上书记，田家祥做的恶事不老少，强迫命令，独断专行，这些不说了，单是强奸妇女这一条就该法办。那个张二妮，你还记得吧？人长得不孬，诨名小石榴。男人残疾，据说那事不行。当年二妮在生产队的场屋里编草袋子，田家祥仗着自己有权，硬将人家糟蹋了，事后二妮生下个女孩。

老杨到底是经历过的人，短暂的牢骚之后，很快就恢复了理性。他说：这件事呢，也曾有人反映过，因为当时上上下下忙着搞运动，没能及时去落实。实话告诉你，这种男女私情若是发生在脱产干部身上，组织轻饶不了他，可是放在一个农村干部身上，就很难处理。

老杨按了按老朋友的手，娓娓地说：凡属作风问题，基本上都采取民不告官不究的办法，强奸则是另一回事。田家祥和吕锋搞女人的事，街谈巷议确实有，但组织上不能根据传说处理干部。到底是自己脱下裤子的还是被人扒下的，谁也拿不出证据来。

申凤坤说：私孩子不就是证据嘛。

老杨说：你说他们是私孩子，可是谁家孩子会主动出头告自己的生身爹娘？哪个傻子会承认自己来路不明？

申凤坤就问：这么说，什么样的证据才算证据？

老杨说：最好是当事人的直接证言，如果女人一口咬定被人强奸，一般就算是强奸。

申凤坤想了想，说：好，我想办法，说不定能拿到一点证据呢。

老杨有些不以为然，语重心长地说：老伙计，如果轻易能搞到证据，倒也不妨一试。真要是搞不到，我劝你，还是算了。陈年烂谷子，能不翻腾尽量不翻腾，常言道好鞋不踏臭屎，这种事还是少管为好。

申凤坤听了，眼神空洞，心绪茫然。

老杨突然想起一件事，说：凤坤，我带你去看一个地方。申凤坤问：有名堂？老杨说：县城西郊有个地方，叫大棚底，那里新近开了个商场，欢迎大家去做生意。今天我就带你去看看，说不定在那里你能一显身手呢。

说罢，老杨拉了申凤坤，朝西郊去了。

20世纪80年代初，县城西郊那一片，除了长途汽车站，都还是耕地，居民全都是农民，虽然每年从政府拿一点补助粮，但不属于城市户口。不久前，商业局和工商局在这里建起八个大棚，冠冕的旗帜是搞活经济，实际上给那些失业的市民、回乡的知青、下岗的工人找点事做。大棚南北排列，每列四个，棚内设了左右两条水泥台子，是为做生意的摊位，中间留一行道，供车辆和行人穿梭。大棚离城三里地，中间隔着一片菜地，对面是汽车站，交通很方便。

老杨和申凤坤来到大棚底。大棚看上去还算轩昂，但里边的摊位大都空着，北边的两个大棚里还放着些散乱的稻草和麦秸，三五头牛拴在那里，老远就能闻到牛粪的气息，有个老汉在那里一边挤牛奶一边吆喝叫卖。两人选在一个馄饨摊旁坐下，老杨向卖馄饨的老头生意怎样？老头说：还行，仅供嘴儿。“仅供嘴儿”，是此地人对小日子的谨慎描述，字面上的意思是刚够吃的。其实凡这样说话的，心里都透着一种安适和得意，怕露富。

老杨说：俺不朝你借钱啊！卖馄饨的老头儿笑笑说：总而言之，

一日进分文强似分文不进。

申凤坤看那老头不断地收钱，吃客络绎不绝，小声问老杨：现在什么都兴私人干了？老杨环顾一周，说：这里都是私人摊子，就那边布料、鞋帽、小五金是国营商店的临时摊位。卖馄饨的老头插话：现今什么都自由了，有个南方人在那边卖布头儿，不收布票，想买多少买多少——党的政策就是好！老杨追问：真好还是假好？卖馄饨的说：好就是好，不好咱不能说好。

热气腾腾的馄饨端上来，两人一边吃一边说话。老杨说：看见了？这就是西郊大集，简称大棚底。现实说话，这里还有一多半的摊位空着，说明这个新生事物还没被大家所认识。申凤坤问：这些做生意的，晚上到哪里上宿？老杨说：西郊的、王庄的、水田的，这些附近村庄的生意人晚上都是回家住；外地的，在附近农舍租间房子，一来为住宿，有的兼做加工，还有租房开店的。

申凤坤说：生意看上去还行。老杨道：岂止还行，应当说很不错啊！不瞒你说，昨天我到商业局报到了，开了个会，局长叫我分管这个大棚底。局党委讨论大棚底收不收摊位费，争论很大，最后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为了繁荣商业，暂不收摊位费。不论谁来做生意，都欢迎。申凤坤说：新鲜新鲜，你让我开了眼界。

老杨就劝申凤坤来大棚底做生意，不要囚在那几亩地上了。申凤坤问：总不能把地撂了吧？老杨说：把承包地放给孩子照应，你进城做生意，手里有些活钱，日子很快会兴旺起来。申凤坤是个谨慎持重的人，没有立即答应。老杨说：我为什么要动员你来做生意呢？第一，你先前做过扎纸匠，人称“灯笼甲”嘛，这个祖传的技能不能撂了。其次，现在各单位庆祝活动多，只要你做出来，没有卖不了那一说；第三，你不是因为扎灯笼挨过批斗嘛，现在只消你在这里一坐，就等于给自己平反，轻松争了一口气。

申凤坤眼睛一亮，问：不再是牛鬼蛇神了？

老杨说：名正言顺，谁也不敢怎么样了你了。

见申凤坤有点心动，老杨说：记得那句老话吗？人挪活，树挪死。你看这个“申”字，它多像一个灯笼！你姓申的注定要在灯笼上发财，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为了这个天命注定的运气，你犯不上继续蹲在村里、拧着脖子筋跟那个田家祥死磕。常言说得好，君子不跟牛置气。你是识文解字的人，跟那种人过手，能搅出个什么道道来！

申凤坤听了，神情一爽。

老杨最后说：凤坤你知书达理，是个性情中人，脾气是硬了点儿，可你从来都是与人为善不曾做不合情理的事。这种秉性最适合经商。如果你来这里，一定能把生意做得有声有色。说实话，那时你才算是个被人羡慕被人尊敬的主儿。现实说话，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事不宜迟，当断即断吧。

老杨一口气说出这么多理由，让申凤坤很感动，如不是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不会有这么周到的分析。申凤坤放下碗，正襟危坐，说：你说的这些，都入我心了，我这里还有一条补充。老杨问：还有我没考虑到的？申凤坤说：还有你这个老朋友做靠山，不也是个条件嘛。老杨说：靠山倒谈不上，至少是个说话拉呱的朋友吧。需要时，多少还能帮一星半点的忙。申凤坤说：到时免不了叨扰，在此先谢了。说罢，站起来给老杨作了一个揖。

老杨感慨道：务农改经商，半路出家，慎之又慎，我能理解你。今儿我劝你进城，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记下我这话：新潮流来了，咱们的日子变了，老是捆在几亩地上，永远在别人的卧榻之下。俗话说三十不发四十富，再不抓紧挣钱，就来不及了。申凤坤深以为然，说：看来，社会真的要大变了。老杨道：一步赶不上，十步撵不上。早起的鸟儿有食吃。你要是想干，就得尽快做决定，不要等摊位叫人家占没了再来找我，那时我就是想帮你也无能为力了。我可以跟你打赌，在大棚底要是赚不到钱，我改姓你的申！

申凤坤完全被老杨说服了。

(摘自《把兄弟》，王兆军著，作家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

内容简介

集体化时期的模范村支书田家祥为修路粗暴地拆毁了社员申凤坤的老屋，两个曾结拜兄弟的人因此势不两立。田家祥一度对分田到户的联产承包政策心怀抵触，他的把兄弟吕锋却因年龄和学历优势被破格重用。吕锋极力说服田家祥改变传统思路，并帮助他大办工副业，田因此获得新的激情和动力，两人友情甚笃。田家祥发现春风得意的吕锋有放松个人操守的危险，遂订立了一份君子协定，相互勉励。

田家祥与吕锋都喜欢漂亮、热情但身份卑微的张二妮。二妮曾与吕锋热恋，却因种种苦衷最终分手。申凤坤因进城上访阴差阳错地走上经商之路，并把二妮从乡村带到城里。田家祥则为他曾经对二妮犯下的罪过悔悟不已，一直默默地关注与支持着二妮。经历商业文化的洗礼，凭借着始终不变的勤劳与善良，二妮最终蜕变为时代的新人，当选为商场劳模。

田家祥的生死冤案申凤坤始终紧盯着对手，两人多次交手各有胜负。谨守“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古训，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克己奉公的田家祥保持了名节，而他的把兄弟吕锋却在权力场中走向堕落，最终因腐败而被时代所抛弃。

《把兄弟》以村庄和商城为背景，正面描述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乡村从小农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中的风风雨雨，并以此折射出当代文化的发展历程。小说语言质朴生动，颇具可读性。

■长篇小说

东方女性(故事梗概)

持和担保。县委书记向荣也亲临向阳化工厂调研，高天慧的事迹和照片登上了《武径日报》。高天慧红了，成了武径县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白肖尘耿耿于怀，一直在伺机报复高天慧，甚至要赶尽杀绝，让她的企业关门倒闭，他不知从哪里得来消息，说她在皮笑天那里挪用了300万元货款，他一纸诉状告到了检察院，高天慧被传了进去，她临危不惧，运用智慧巧妙辩驳，最终化险为夷，使白肖尘的阴谋落空。企业不但没有被他整垮，反而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高天慧也顺利地当选为城关镇的副镇长。

二

女人在事业和爱情上也许只能选一个。

高天慧和俞济中结婚后的爱情生活是甜蜜的，有了儿子俊俊之后更是增添了家庭的喜悦。然而，由于高天慧对事业执著的追求，她和丈夫相聚的时间越来越少，每当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再也没有兴趣和俞济中温存，便一头倒下，进入梦乡。男女之间没有爱可能成为夫妻，可夫妻之间生活不和谐绝对不会幸福。性生活是夫妻感情的纽带，它连接着家庭无限纷杂和曲折的枝枝杈杈。

俞济中摸着她的身子，他的意图非常明显，高天慧知道他要干什么，但她太累了，总是迷蒙着眼睛说：“困，累，过两天吧。”

高天慧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只要俞济中有这个要求，她就会主动迎合。随着高天慧晚归的日子越来越多，这样甜蜜的温情已成为回忆。

然而，俞济中情感世界只能向她敞开，他的幸福快乐只有她能给予。俞济中给她把浴水放了，凉了，再换一次，无尽地等待，无尽地守候，但却一次次失望。

在这个时候，任何一个男人都会胡思乱想。高天慧长得漂亮，俞济中一直心存不安全感。随着她名望越来越大，这种不安全感不但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深了。

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传进了俞济中的耳朵。东周电缆厂的赵总居然指着俞济中的鼻子骂：“你老婆靠着漂亮的脸蛋和一身好皮肉，把几百亩土地转手，就赚了几千万大钱！”

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他气昏了，一个人的忍受是有限度的，婚姻不是儿戏，他

要和高天慧摊牌。

俞济中把高天慧拖出被窝，大声说：“你和柴大鹏究竟是什么关系？”高天慧说：“你疯啦？我和柴大鹏合作这么大的事业，能不接触吗？他是个非常正派的男人，我们之间是完全清白的！社会上的谣传，你也信？”

俞济中不做声了。在一次偶然的场合中，他看到高天慧进了柴大鹏的宾馆房中，他一阵眩晕，这个时候去男人的房中，还有什么好事？这对狗男女早就勾搭上了。今天就去当场捉住，看她还怎么说！

他敲开房门，对准柴大鹏就是几个耳光，对着办公桌前的高天慧愤怒吼道：“你不是要证据吗？还有比这更真实的证据？”

高天慧拿着一沓资料气昏了，说：“我刚到这儿，是送借贷资料的，人正不怕影子歪！”然后又对柴大鹏说：“这是我先生，他误解了，我向你赔礼道歉！”说完头也不回地出门了。

俞济中回到家中，留下一份离婚协议书走了。

一个月以后，高天慧深夜从省城回来，看到俞济中喝醉了酒搂着他的女下属王秀琴，她也气昏了，愤然在离婚协议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一对恩爱夫妻从此劳燕分飞。

三

高天慧的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又搞了房地产开发，她成为武径县企业界的一颗新星。

在别人忙着给领导送礼行贿、争取谋得更大利益时，她贡献出100万作为访病问苦的慰问金，同时还助学会办、支持市中扩建，她的乐善好施、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深得干部群众的赞扬。

然而，一场暴雨，彻底改变了高天慧对企业发展的思路。山洪暴发淹没了厂区，也污染了下游的河水，她意识到，企业发展的方向必须向高科技、无公害方向过渡发展。她又一次在柴大鹏的帮助下同省委党校的同学裴志良、骆永平等人士走访西欧考察光伏电池生产。高天慧不凡的谈吐、优雅的风度，感动了法国商人罗斯特，出色地引进了外资，为创办外向型企业作出了贡献。

外向型经济的成功发展，不经意间成为了市长杨明君向上爬的阶梯，他结交了苏中市委书记杨兴初，挤走了市委书记向荣，同时把组织部部长陆剑雄也调出了武径市，高天慧觉得一切因她



而起，觉得很对不起他两人。她大胆地向陆剑雄表白了长期隐藏在心中的爱情，与他确定了恋爱关系。

在党校两年的业余学习，高天慧在政治理论提高的同时，也完成了业务型干部向党政干部的转型。她写出了不同凡响的毕业论文，引起了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关注，并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正处级公务员，被任命为省环保厅湖泊管理处处长。然而，她对人生理想孜孜不倦的追求与努力，忽略了和陆剑雄之间感情的发展，最终不得不忍痛结束了这段短暂的感情。但她没有沉沦，她擦干眼泪，发现自己从没像现在这样光彩熠熠，这样美丽。她昂起头，满怀信心投入了治理太湖自然环境的艰苦工作中。

四

高天慧奔波在全省各地的湖泊两年多了。她迎风狂，破恶浪，采水样，治理湖泊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她又被调任武径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

高天慧自己叮咛自己，官场不同于商场，职务就是岗位，权力就是责任。好人不一定能做官，但好官一定是好人，做官先做人，做好人才能做好官。

她注重调查研究，跑遍了城区每条街道，全市每一个乡镇和死角。她发现城区盲目发展骨架拉开了，却出现了一幢幢烂尾楼和半拉子工程。老城区改造以拆毁一批明清建筑文物为代价，弄得民不聊生。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掩盖不了满目萧条的败迹景象。更出人意料，龙溪河大桥建造质量低劣，竟未经验收就通车了。

高天慧在市委常委会上向市委书记郑明君、